

凡人心迹

一书藏天地

刘杰连

我静静坐在刘安墓碑前，一字一句诵读《淮南子》，从“原道”“求真”，到“精神”“本经”……一训接着一训。一个人，一下午，就在这样安静的时光里，完成了藏在心底很久的意愿。

用这种方式怀念一位两千年前的古人，在我看来，是最朴素、也最真诚的祭奠。想到这里，心里又多了几分惭愧——我与这部书相识多年，却直到今天，才算真正走近它、读懂它一点点。

七年前回到淮南工作，我特意去书店买了一套《淮南子》，连同注解本一起带回。我总觉得，身为淮南人，不读家乡这部典籍，不了解这片土地的文脉根骨，就不算真正扎根于此。只是日常事务繁杂，心很难静下来，大多时候只是随手翻翻，粗略浏览，没能沉进去细细体会。后来调往合肥，我依然把书带在身边，却长久搁置在书架上，像

一桩迟迟没有赴约的约会。

直到去年八月，我才下定决心重读经典，第一个选择的就是《淮南子》。初读仍觉晦涩，再读慢慢有了体会，三遍读完，内心深受触动。我也越发愧疚，这样一部涵容天地、关照人心的书，竟被我轻慢了这么多年。从那以后，一有空闲我就捧起它，越读越觉博大精深，越读越能体会古人用心之深。

听说八公山建有淮南子文化馆，我便从合肥专程赶回，赴一场与这部“绝代奇书”的相约。一进馆，庄雅沉静的气息扑面而来。馆顶字句沉稳内敛，正中题字庄重，两侧历代名家诗点分列两旁，让人一眼便感受到这部典籍的分量。整个场馆格调清雅、布局考究，处处可见建造者的诚意与用心。

展览共分四个单元：第一单元讲刘安生平与《淮南子》成书由来；第二单元阐释其包容百家、贯通天地的思

想体系；第三单元展示豆腐起源与传承；第四单元则谈经典对当下社会治理、生态文明、修身养性的现实启示。漫步其间，如同走进一座思想与智慧的宝库。

《淮南子》被称作奇书，贵在不偏执一端，兼采诸子之长，以道为根，将天道、地道、人道融为一体。现存内篇二十一训，上可观天地运行之理，下可指引为人处世之道，说理不枯燥，论道不空洞，既有格局，又接地气。

古往今来，对它的评价历来极高。刘知几称其“牢笼天地，博极古今”，梁启超赞它为汉人著述第一流，胡适视它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，诸多学者都推崇其体系完整、义理宏阔。这些评价，并非虚言。

放到今天，这部书依然很有现实意义。它教人顺应规律、不妄不强，教人静心修身、平和处世，在纷繁世事里

守住内心安宁与定力。无论是社会治理、发展理念，还是个人修身、情绪调节，都能从中找到诸多启示。书中关于养形、养气、养神的论述，以及“六禽戏”等养生之法，对现代人调养身心、安顿内心依然十分有益。

对我而言，《淮南子》的影响早已不止于文字。它让我在思想上更笃定，戒掉浮躁与盲从，懂得心存敬畏、有所坚守；在读书上更踏实，不再浅尝辄止，而是以真心读经典，以静心悟人生。它让我真正触摸到家乡的文脉，也让我作为一名淮南人，多了一份底气与自豪。

风轻拂过墓碑，我缓缓合上书，心境格外明朗。静坐片刻，我怀着感念与敬畏，轻轻起身离开。一书天地，万古长存。从此，《淮南子》不再是书架上静止的典籍，而是照进我生命里的一束光。

凡尘一瞥

一段栀子香

宋婷

转过街角，忽然就被一阵香气拦住了。

是栀子。不用看，浓烈中带着一丝青涩的甜，便知道是它了。循着气味望去，不远处的路牙边，一个竹篮被雪白的花堆满，几片绿叶衬着，卖花的婆婆并不吆喝，只静静地坐在那里，香气自替她说了话。篮子边已经围着不少人，有年轻的姑娘，也有头发花白的妇人，她们俯下身去，挑拣着，脸上笑意盈盈。我走近，香气更浓郁了，也俯身挑了两朵，用别针串了，挂在胸前的扣眼上。香气便跟着我，不离不弃走了一路。

老家屋后原也有一丛栀子的，没有人专为它腾出一块地来，它就生在墙角，靠着篱笆，自在的长着。初夏时节，一开便是白花的一片，香气浓得化不开。祖母总在清晨去摘那些将开未开的花苞，放在青花瓷碗里，搁上清水，能养好几天。她说，栀子花是顶实在的花，不娇气，给点水就活，香气却能香满整个屋子。那時候的夏天，似乎总是这样开场的：栀子花开，然后便是蝉声，蒲扇，井水里冰着的西瓜和竹床上数星星的夜晚……

古人似乎是不大提栀子的。他们爱梅爱兰爱菊，栀子这样浓烈的香，大约是不够清雅的。韩愈写过一首《芍药歌》，“两厢花药红白新，唯此栀子色最真”，也只是淡淡一笔。想来栀子是不必入诗的，它的烟火气太重，合该属于庭院篱落，属于寻常百姓。它的白是朴实的白，香气也是朴实的香，没有半点遮掩，坦坦荡荡地，把最好的自己都拿了出来。

我常常想，这世上的香，大约可以分

为两种。一种如兰如梅，是克制的，幽远的，要你静下心来，慢慢地品；另一种便如栀子，是热情的，直接的，不容分说地扑到你面前，你还没来得及思考，它已经把你的心填满了。二者并无高下，只是性情不同。栀子的好，在于它的真。它不计较环境，不故作姿态，该香的时候就使劲地香，该开的时候就尽情地开。这样坦然的活法，让我羡慕极了。

栀子花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吃的。祖母会将开败的花瓣洗净了，裹上面粉鸡蛋，用油炸了给我们吃，有一种奇特的清甜。它也可以泡茶，几片花瓣浮在白瓷杯里，茶的苦涩便都化作了清香。这便不同于那些只能远观的花了，它是可以亲近的，可以融入日常的。

如今我离了老家许多年，屋后的那丛栀子，不知还在不在？只是每到夏天，我就会去集市，买几朵栀子回来。插在瓶里，满室生香。袅袅香气里，有老屋的影子，有祖母的蒲扇，有蝉声，有西瓜，有再也回不去的童年。我只消闭上眼，深深一嗅，那些时光便都回来了。

我想，我们每个人心里大概都有这样一段香。它不名贵，不优雅，甚至有些俗气，可它连着我们的根，连着最朴素的记忆。在这匆忙的城市里，我们丢失了太多东西，丢失了篱笆边的栀子，丢失了井水里的西瓜，丢失了数星星的夜晚。幸而还有栀子的香气，在每个夏天如期而至，替我们记着，我们曾经是谁，从哪里来。

我把栀子花放在枕边，夜风穿过纱窗，送来一阵一阵的香。今夜，大约会有一个好梦吧……

往事随想

葡萄藤下乘凉记

牛婷婷

小时候最盼的就是暑假，一放暑假，我就迫不及待住进乡下奶奶家。城里的夏天闷热又憋人，可奶奶家的小院永远清清爽爽。满院爬着郁郁葱葱的葡萄藤，藤蔓铺满屋檐院墙，仿佛撑开一大片厚重的绿伞，把毒辣的日头全挡在外面。风一吹，叶影摇晃，满院都是清凉。

我最喜欢来奶奶家，有风，有阴凉，还有一串串盼了整个夏天的葡萄。平日里，我总蹲在藤下仰头看，看一串串葡萄垂在枝叶间，青色的脆嫩，紫色的香甜，沉甸甸地压弯了藤蔓。

我日日缠着奶奶问：“奶奶，葡萄什么时候熟呀？我好尝尝。”

奶奶总是笑着哄我，转头就悄悄摘下几串新鲜果子。青的微微酸，紫的清甜，捧在手里凉凉的，咬一口，甜润爽口，心里瞬间被满满的富足感填满。夏日里所有的燥热烦闷，都被这一口温柔的甜消解殆尽。

那时我贪玩好动，不甘心只等奶奶摘，总想着自己踮脚去够高处饱满的葡萄。小小的身子使劲向上伸，指尖奋力去勾新鲜的果串，一不小心，就被尖锐的藤叶扎到，划出几道浅浅细细的红痕，只觉得是摘葡萄最有趣的小插曲。

每当暮色渐浓，暑气散尽的时候，奶奶总会把老旧的竹床搬到葡萄藤最阴凉的位置。我们一起躺在竹床上，轻轻摇着蒲扇。

望着满架沉甸甸的葡萄，我心里忽然生出几分担忧，仰着头认真地问奶奶：“奶奶，咱们家葡萄这么多，要是被坏人偷走了怎么办？要是别人想吃，我可以分给他们吗？”



欢喜 刘传君 摄



淮畔夕行 王春辰 摄

人生百味

一碗面

代宜喜 朱正巧

玻璃球、滚铁环、摔泥炮，盛满整个无忧无虑的假期。

后来离家求学，食堂饭菜千篇一律，地道手擀面反倒成了稀罕物。成家立业后，我也时常下厨煮面，食材比儿时丰盛讲究，步骤工序样样周全，可入口之时，总觉得少了一缕灵魂。此刻方才豁然明白，我们心心念念的从不是面条本身，而是面香缠绕的旧时光，是烟火缝隙里细碎的温情。闲谈之间，几碗朴素面食，恰似一把钥匙，轻轻旋开各自心底通往童年的门。

儿时家境清贫，三餐多是粗茶淡饭，稀饭、面条轮着转，唯有逢年过节、家中待客，方能吃上一顿肉荤腥。日子清简，快乐却格外纯粹。没有精致玩具、多样消遣，田间地头、村前巷尾便是整片乐园。寒暑假假期整日在外撒欢，捉迷藏、弹

生活感悟

未破壳的向往

商艺

家庭聚会时，五岁的小侄子拿着一本新绘本跑向我。我翻开目录，看到“爱迪生孵鸡蛋”几个字，瞬间想起了自己童年时的发现。

六岁那年八月的一个中午，母亲照例给我讲睡前故事。那天她讲的是大科学家爱迪生小时候尝试孵化小鸡的故事。我听得十分兴奋，拉着母亲的手不停地问“后来呢”，母亲只是笑而不语。

那天中午，我辗转难眠。等父母都去上班后，我立刻爬起来，从冰箱拿出两个鸡蛋，学着爱迪生的样子趴在鸡蛋上。等了很久，鸡蛋纹丝不动，我有些灰心。这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：遇到做不成的事不要怕，静下来想想就能找到办法。我重新把鸡蛋放回冰箱，拉开冰箱门时，一股寒气扑来，我突然意识到，鸡蛋太凉了，所以孵不出小鸡。我为自己的聪明暗暗激动，仿佛已经看见一群小鸡破壳而出。

第二天一早，父母出门后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冰箱取出很多鸡蛋。我先用毛巾把鸡蛋包裹起来，等天气变热，摸摸蛋壳已经温热，便很高兴地把父母的毛巾被也拿来，用三层毛巾被严严实实地裹住鸡蛋，然后静静地呆在上面，等待小鸡出生。

快到中午时，鸡蛋仍然没有动静。这时门口传来钥匙声，我害怕被责罚，赶忙盖上毛巾被，一溜烟跑到院子里。父亲找到我，让我回家。我正庆幸秘密没被发现，母亲打开冰箱惊呼：“鸡蛋怎么少了这么多！”我只好硬着头皮讲出这两天的实验。父母听后都笑了：“人类是不能孵化小鸡的。”

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。既然人类不行，那动物应该可以。第二天父母上班后，我把兔子小白从笼子里拉出来，在床上铺好报纸，放上裹着毛巾被的鸡蛋，再把小白放上去。小白很不配合，我只能一手抓住它的耳朵，一手按住它的四肢，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流下。等了很久，鸡蛋依然纹丝不动。我意识到，兔子也不能孵化小鸡。

九月我升入小学，通过学习渐渐知道只有母鸡才能孵出小鸡，这件事便慢慢埋在了心里。在学校我唯恐秘密被人发现，直到有一天课间闲谈，才知道有的同学也模仿过爱迪生。我顿时不再孤单，还跟他们说起在家中见过血红色鸡蛋的事，并提出了疑问，大家纷纷陷入沉思。

我把绘本还给小侄子，没有告诉他爱迪生后来成了大发明家，也没有说人类真的孵不出小鸡。我只是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睛，心想：也许每个孩子都曾笨拙地趴在一枚“鸡蛋”上。我们没能孵出鸡仔，却意外地点亮了别的什么。

岁月留痕

第一盏灯亮了

郝兴燕

那年夏天，奶奶九十六岁，已经不大认得人了。她坐在老屋的门槛上，眯着眼看天边的云，嘴里含糊地念叨着什么。我凑近了听，听见她说：“灯……灯亮了。”

我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，那是村东头的老槐树。树下什么都没有。母亲端着碗走过来，轻声说：“你奶奶又在说胡话了。”

可我知道，她没有。从我记事起，奶奶就爱讲那个故事。1949年，村里还没通电。每到天黑，家家户户点的是桐油灯，火苗子黄豆大，照得人脸半明半暗。那年七月的一个晚上，村长敲着锣从村头跑到村尾，喊了一嗓子：“明天，县城来人拉电线！”

奶奶说，那一夜，全村人都没睡。男人们聚在晒谷场上，商量着怎么挖坑、怎么竖杆子。女人们在家里翻

箱倒柜，把最好的被褥拿出来洗，说要给城里来的同志铺。孩子们满村子疯跑，喊着“有电了，有电了……”其实谁也不知道电到底是个啥东西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一辆解放牌卡车轰隆隆开进了村。车上下三个年轻人，背着工具箱，脸上全是灰，眼睛却亮得像灯。领头的小伙子姓周，二十出头，操着一口北方话，见了老人就叫大爷大娘，见了孩子就摸脑袋。

他们在村里待了整整七天。第七天傍晚，最后一根电线杆竖起来了。周师傅爬上杆顶，接好最后一段线，朝下面喊了一声：“合闸！”

村东头老槐树底下那盏路灯，亮了。奶奶说，那一刻，整个村子静了三秒钟。然后，有人哭了，有人笑了，有人跪在地上磕头。那盏灯啊，黄澄澄的，不像太阳那么刺眼，也不像月亮那么

冷清，就那么温温吞吞地亮着，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。

周师傅从杆子上滑下来，拍拍手上的灰，咧嘴一笑：“大娘，以后晚上不用摸黑了。”

奶奶说，她想留他吃饭，可他摆摆手，跳上车就走了。车屁股扬起一路尘土，消失在暮色里。

后来，村里通了广播，通了电视，通了电话。再后来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村子慢慢空了。老槐树还在，路灯也在，只是换了好几茬灯泡，从白炽灯换成节能灯，又换成LED灯。

去年，村里搞乡村振兴，老槐树底下修了个小广场。路灯换成了太阳能板的新款，一到晚上自动亮，亮堂堂的，能把半个村子照透。

可奶奶再也看不见了。她走的那天晚上，我守在她床前。窗外月光很好，照进来，落在她花白的

头发上。她忽然睁开眼睛，定定地看着天花板，嘴唇动了动。

我又听见那句话：“灯……灯亮了。”

这一次，我没有回头去看。我只是握住她的手，那只干瘦的、布满老年斑的手，轻轻说了一句：“嗯，亮了。”

她笑了一下，像个小孩子一样，安安静静地闭上了眼睛。

那天夜里，我一个人走到村东头。老槐树底下的路灯亮着，照着我一个人的影子。我站在那儿，忽然想起周师傅。不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，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村子。

但我相信，他一定看到了。

因为它亮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。